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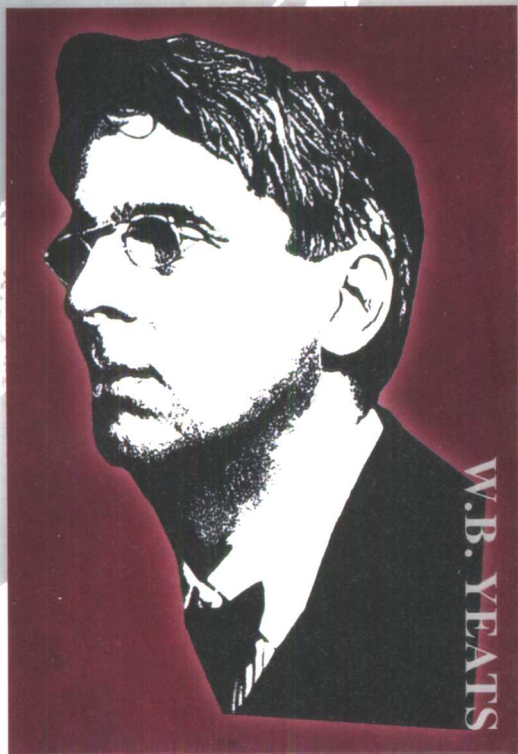
叶芝文集卷二

W.B. YEATS

镜中自画像

自传·日记·回忆录

王家新 编选



方出版社

W.B. YEAP

S

I562.1

Y469-2

镜中自画像



王家新 编选



895718

东方标达策划

责任编辑:刘丽华

装帧设计:刘林林

版式设计:任宗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芝文集/(爱尔兰)叶芝(Yeats, W. B.)著;

王家新编选.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10

ISBN 7-5060-0753-3

I. 叶...

Ⅰ. ①叶...②王...

Ⅱ. 文学—作品综合集—别集—爱尔兰—现代

N. I562.15

叶芝文集

(全三册)

YEZHI WENJI

王家新 编选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 34.75

字数:791千字 印数:1—10,000册

ISBN 7-5060-0753-3/I·67 定价:58.00元

目 录

自 传	黄伟 李平译 1
日 记(1908-1930)	陈东飏译 123
1930 年日记四则	西川 译 299
四 年:1887-1891	刘怀昭译 303
青少年时代的梦幻(节选)	刘怀昭译 333

自 传^①

—

我开始读罗斯金的《时至今日》^②，它增加了我对心灵研究及神秘主义的兴趣，这惹恼了我父亲——他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③的信徒。一天夜里，因罗斯金我们争吵到这步田地：为把我弄出房间，他将我的后脑勺抵到了镜框上，打破了上面的玻璃。另一夜，我们又为罗斯金或是神秘主义争论起来，争的什么现在已无法记起，他追着我直到楼上我和弟弟同住的房间，摆开架式，要跟我拳击。我说我不能跟我自己的父亲打，他答道：“我看不出你有什么不能。”我弟弟这之前已上床睡了，他蓦地起来，情绪恶劣，因为我们扰醒了他。我父亲一声未吭地溜了。弟弟转向我说：“记着，一句

① 在本《自传》前面，叶芝写到：“私人的。回忆录粗略的第一稿，作于1916—1917年，其中的大量内容现在，如果不是永远，不适合发表。回忆截止于1896年或其前后，W.B.Y.，1921年3月”。

② 罗斯金(1819—1900)，英国政论家、作家、艺术家和评论家，被认为对维多利亚时代公众的审美观点产生过重大影响。

③ 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认为感觉是唯一的实在。

话也别搭理他,除非他道歉。”尽管父亲和我都很健谈,但是那几天是在沉默中度过的,后来要么是我开了口,要么是他道了歉。

每一件事在我都成了某种道德的形式,在街上走着,我曾相信我可以准确无误地指明几世纪前的不良激情或道德空虚,这些造就了建筑物上的每一丑陋的细节。给我带来快乐的建筑只有汉普顿宫、威斯特敏斯特教堂和新法院;我很难在它们中间分清彼此——我是个彻底的浪漫派——尽管新法院的体积、具有压迫感的重量曾使我一个下午心情沉重。经过舰队街去拜访一位出版商时,我突然想:一颗最强有力的心如何抵抗重量和体积?那时我在心灵的眼中,唤起一个遍布青苔与荒草的伦敦、一个在远远的田野里祈祷的修士,我对自己说,“正义的声音能再次把伦敦清除一空”。许多年之后我也不能肯定,或许那时我对道德热情和道德激励估价过高,而这便是我父亲恼怒的原因。

礼拜日晚上,我去克姆斯各特厅(Kelmscott House)听社会主义演讲。经常去听讲的人组成了个小组,我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常被邀请到那高大的陈设简单的房间吃晚餐,房间的一面墙和天花板的一部分覆盖着一张美丽的波斯挂毯,另一面墙悬挂着加布里埃尔·罗赛蒂^①的《石榴》。我没再读过《地上乐园》(The Earthly Paradise),在我17岁时它曾使我快乐,而莫里斯^②还没写出那些几年之后将使我快乐的浪漫散文。有些时候我认为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并且更多地把莫里斯看作一个社会活动家和社会思想家。初次相见,他的某些举止让我想到我的祖父,这种印象消逝之后,我发现他身上有种孩子气的快乐的东西,而这并不妨碍他成为我

① 罗赛蒂(1828—1882),英国画家,诗人,先拉斐尔派创始人。

② 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诗人,美术设计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著有诗集《地上乐园》等。

心中的领袖。这些青年社会主义者有个行动计划。大概是一项什么使命要去巴黎，于是开了个法语班，我参加这个班学习了两三周，我非常用功，进步很大，作为老师的得意门生，我信心十足：我会很快拿下法语。然而我在家里谈到这个班时，父亲建议我的姐妹们也去参加。我找了种种借口，父亲发怒了，所以我只有离开，让她们进来，我甚至无法向自己解释，为什么这事使我不能学下去。再也没有了夸奖，没有了那些陌生面孔带来的令人激动的新奇。我又一次成为家庭生活喜剧中的一个角色，不久便懒散而淡漠起来。

我的一个妹妹在梅·莫里斯那里做刺绣女工，就在克尔姆斯各特厅工作。她生性幽默、善于观察，在她给我们讲述的故事里，莫里斯是个坏脾气、可爱而无助的人。她描述莫里斯下午与送奶工吵架，那人总是在莫里斯睡觉的时候把围栏上的铁罐弄得当当响；还有那只鹦鹉，当他翻译荷马高声诵读时，它总是楼上楼下地跟着他摹仿那些低沉的诗行。“他老是怕”，一次她说，“他做的事哪不对头，而他一般来说正是这样。”

几个月过后，我已不是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者，参加辩论会时我总要解释说，“我必须学习讲话，在爱尔兰一个男人必须知道怎样讲话，正如旧时代的男人必须佩剑。”我不喜欢那些工人革命家，他们的永无休止的夸夸其谈，最重要的是，他们对宗教的攻击，终于在听了他们中间的一个做了同样夸张不实的关于变化迟缓和财产平等的全部观念依赖于基督教的演讲之后，我不再参加这类的辩论会和演讲会。我的第一本书《奥依辛的漫游》这时已经发表，莫里斯在霍伯恩(Holborn)高架桥与我偶然相遇时曾夸赞说：“这是我写的那种诗”。他本可以说得更多些，可这时他一眼发现了一根带装饰的铁制灯柱（我想这些灯柱是联合公司那时才新建起的），他发狂地冲着灯柱挥舞起雨伞。如果我对他的那些工人革命家更

耐心一点,我现在可能会从诗人和艺术家方面来理解他了,尽管当时的我困于那些抽象的概念而无法估计他的全部价值。

二

我初遇奥斯卡·王尔德^①是在哪一年?记得他似乎觉得我在伦敦只是孤单一人,因为他叫我去他家去吃圣诞晚餐。他漂亮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还有那葛德文^②设计的美丽房间,让我快活。他拥有一间白色的餐厅——这样的房间我第一次看到——椅子、墙壁、垫子都是白的,而餐桌中央却饰以红布桌心,中心有一尊赤陶雕塑,它的上方是一盏红色吊灯。我从来没有也不会再遇见有谁能够比得上王尔德的谈话。因为缺少镇定自若的风度、随意而谦恭的谈吐,我自惭形秽,茫然不知所措。我惊异于这位学者身为尘世之人却如此完美。那时他还没有写出一部成功的剧作并且仍是个穷人,我看不到那也许是日后才养成的傲慢。“啊,叶芝,”他在那个圣诞之日说——他一直在给我读他尚未发表的《说谎的堕落》的校样——“我们爱尔兰人太诗意的以致不能成为诗人;我们是一个富于光荣失败的民族。”

无论当时还是后来我对他所写的东西都不很在意,我在意的是那种机智——我仰慕的是这样的人:他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勇气,他对智性如此地忠诚。“他是我们的错生在这个世纪中的18世纪的决斗士”,我常常对某些诋毁他的舞文弄墨的青年谈到他,当这种诋毁在我们中间成为时髦的时候;“在骑兵冲锋的队列中,他会

① 王尔德(1856—1900),英国唯美主义作家。

② 葛德文(Edward William Godwin, 1833—1886),建筑家及舞台设计家。

是一个出色的先导”。或者我当时会这样说：“他像切利尼^①一样，发现不可能与米开朗基罗抗衡，便在他艺术的自尊中摒弃了众人的喝彩。王尔德被斯温伯恩和布朗宁吓倒了。”然而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王尔德也曾向佩特^②学习，但在他那里节奏变得过于细腻和肿滞，措词也欠一些准确，在那篇他为我读过的充满智慧的奇幻之作中，他从哈姆莱特那里获得了德国哲学的悲观主义，当他读到“世界变得悲伤，因为有只小狗曾经忧郁”，我说：“你为什么换了一个词，悲伤和忧郁不是一样吗？”他所能说的就是他想要一个饱满的声音来结束这一句。

他说话时带有一种深思熟虑的缓慢，有人告诉我，这种慢吞吞的语气是从沃尔特·佩特那里摹仿来的，而这已成为一种艺术常规，使他获得了语言上的更大自由。话说得高兴，他便尽情发挥，一点没有做作的感觉。“我不喜欢《李尔王》，给我《冬天的故事》——‘黄色的水仙先已到来，在燕子有此胆量之前’。《李尔王》讲的什么，只是那踟蹰于雾霭中可怜的生命？”不一会这种想法就遭到敏捷的反驳——机智漩涡般的随意涌流。“无论游向何处，我都要带着佩特关于文艺复兴的文章，这是我的宝书，不过最后的号声应该在它写成的那一刻吹响——这是真正的颓废之花。”“但是”，有人说，“你原本就没给我们时间读它，不是吗，王尔德先生？”“噢，是的。以后有的是时间，不管在哪个世界”。

① 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 1500—1571)，意大利佛罗伦萨金匠、雕刻家，其《帕尔修斯》雕像被认为是米开朗琪罗之后佛罗伦萨最杰出的雕刻作品。

② 沃尔特·佩特(1839—1894)，英国散文作家，唯美主义批评家。

三

我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通神论者，已转离都柏林炼金术研究会（Hermetic Society）。如同社会主义者，他们很少考虑到与自己信仰不同的人们，滔滔不绝于他们所谓的唯物主义。他们坚信，所有有益的工作，不论实际的或艺术方面的，都是为改进人类这一自觉目的而做的，他们对达到那种目的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而我要说，生命的大部本无目的，它只是它自己。那时经常举办的是争论晚会，我开始以论辩的方式看待一切，并对我的诗歌才能感到忧虑。

我是这个组织的秘传小组成员，这是由一些虔诚的门生组成的骨干分子小圈子，每周聚会一次，研究东方象征主义的谱系。人体的每一器官在天上都有其对应物，天空中的七大原素^①使得人的心灵与肉体应和着七种色彩、七个星体及音阶的七种音符。我生活在无休止的讨论之中。作为象征体现在这七大原素中的一种上面的就是靛蓝，它以某种特殊方式提取于能产生这种颜色的植物。我费了些周折弄到一瓶靛蓝，并以身体的不同器官做试验：将属于这些器官各个不同的精神在瓶上加以混合，然后随之游荡。它们得到山野的感觉，我于是依据那七种原素将性质不同的地貌分门别类，这样在我念及它们之时便可从星际逃离。

我一直渴望得到证据，但又羞于承认这种渴望，我从西布利的《星占学》读到，如果把花烧成灰烬，将这些灰烬放在月光下的钟形罩下边，花的幽灵就会在你面前升起，于是我说服我们小组中的那

① 土星、木星、火星、太阳、金星、水星、月亮。

些生活得比我更孤单的成员来做这个试验，他们可以不被打扰地烧掉许多花瓣。不久我被叫到小组中一位管事那里，这位管事非常礼貌地让我离开。在某种程度上我搅扰了这里的平静。我说，“传授一个抽象体系而没有实验和证据，你会使弟子们成为只懂背教义的呆子，使他们脱离生活。你的弟子几乎没有一个不需要与生活的普遍联系，与所有的别的东西相比，这种联系更能丰富他的心灵。他们不结婚，这对他们的禁欲主义没有什么不好。”他是一个聪明人，曾自修不少数学知识并写过大批平庸的诗，他承认我说的一切，但又说“勃拉瓦茨基夫人^①告诉他们，1897年某个周期或别的什么完结之后，再不会有超自然的救助降临。个人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须向世界推行他们的宗旨，直至那个日子来临”。我脱离了这个组织，后来发现那个管事是在一位狂热的女人催促下行事的——女人在抽象事物面前一向神志不清。

我像崇拜威廉·莫里斯一样崇拜勃拉瓦茨基夫人，其中的缘由是一样的。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具人性，至少很难被猜透，不合常理、难以把握。或许当我走近他们时，便可逃离内心的焦虑。整个晚上她就坐在那儿和每一来访者交谈。她身材庞大，体形欠佳，永远转动着手中的纸烟，幽默而沉静，时时透露出一个诚实的超越了所有人的心灵。这跟那些有关她的说法很不一样，我曾仔细地读过心理研究会认为她是变魔术的骗子的指控。亨利^②告诉我说：“她是个超凡的人物，而超凡之人一定会干点什么——萨拉·贝恩哈特^③就睡在她的棺材里。”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觉得那些言之凿

① 勃拉瓦茨基(Blavatsky, 1831—1891)，俄国女通神学家，著述家。

② 威廉·欧内斯特·亨利(1849—1903)，诗人，《民族观察家》编辑。

③ 萨拉·贝恩哈特(1844—1923)，法国女演员，曾饰小仲马《茶花女》中玛格丽特，以嗓音优美，表情动人著称。

凿的指控与我的所见所闻不相符合，我焦躁不安地等待着一种新的解释。对她的信徒来说，她绝非常人——某人告诉我他如何常常在夜半时分听见她那教士之铃的响声，铃声虽柔细悦耳却震动了整个房屋；另有一个向我耳语道：“她根本就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勃拉瓦茨基夫人的真身30年前已在什么战场发现”。我记不清那战场的俄文名称。

我从未见她鼓励狂热，却见她劝阻某些狂热行为。一天夜里她去海峡的一个岛上察寻空气的变化，回到家后坐在她那绿呢台面桌前的椅子上——她在那儿永远表现得非常耐心，打开一个棕色纸包着的大包裹。“这是送给我的女仆的礼物”，她说着拿出一本大大的《圣经》家庭读本。一个在场的女人议论道：“还是没有注释过的呢”。得到的回答是：“唉，我的孩子，送柠檬给想要桔子的人，有什么用呢？”另一个夜晚我发现她情绪低落，因为无法劝服那个女仆让她的孩子受洗。她时常警告我不要过度的信仰或实践。一夜我静坐于一群正在交谈的人们中间，注意到一束奇异的红光落在我通过折门能够看到的一间屋子里的一幅画上。我走向那幅画，而当我走近时红光消失了。我回到我的位置，她说，“那是什么？”“是一幅画，”我说。“叫它离开。”“它已经消失了。”“那就好，”她说：“我原以为是显灵，不过是超视力”。“有什么不同吗？”我说。“如果是显灵，尽管有你它也会留在那里。当心点，那是一种执迷，我曾经经历过”。

有时我觉得她做梦时醒着，当她谈论某个灵魂或躯体的历险时，正睁着眼睡觉。“一次”她说，“我的膝盖疼得非常利害，医生说我会终身残废。但是半夜里主来了，双手之中有一条活着被劈开的狗，他把狗放在我的膝上让内脏覆在膝盖上，到了早晨我就好了。”她具有丰富的中世纪的知识，一种为中世纪的医生们所知的疗法，

带着他们关于生命力转移的观念,可能已在她的一个梦中浮现——除那些实际的梦之外,曾经的真实事件,在精神世界中徘徊不去,或许就成了治疗的工具。或许她的那些现代奇迹,其中有人为的迹象,就是梦的作品,或是被梦一样的景象所攫获的心灵的作品。“她会为我做出一项奇迹。”“噢,不是”,当贝让特夫人要求她做时她说,“要从记忆中回忆”。

有时——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她也跟我谈文学、谈她年轻时的事情,好像那些经常谈论的话题已使她厌倦。一天晚上她说,“我像那个永世流浪的犹太人一样不停地写。我曾经责备并同情把灵魂卖给魔鬼的人们,现在我只有同情他们——他们那样做是为让别人站在他们一边。”于是就谈起缪塞^①,她认识他但不喜欢;谈起巴尔扎克^②,她见过他但只有一面;还有乔治·桑^③,她曾与她一起涉猎魔术,“我们两个谁都不懂那东西怎么回事。”尽管我听说,关系到她的活动时,她会无情地让人们放弃工作而将他们派往天涯海角,她留给我的印象却是慈爱和宽宏。我记得她如何关心身边的年轻人不要工作过量。我曾远远地听到她对一个粗鲁地指责我话太多的陌生人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他很敏感。”

四

我被引见给希伯来神秘哲学信徒麦克格莱格·马瑟斯,好像是在费茨罗伊大街的一个工作室,那时他尚未娶哲学家柏格森的妹妹为妻。接受他的邀请,我加入了基督教神秘教义者教派的“炼

① 缪塞(1810—1857),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剧作家。

② 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作家,《人间喜剧》系列小说的作者。

③ 乔治·桑(1804—1876),法国女作家,以浪漫主义小说及风流韵事闻名。

金术研习生”(Hermetic Students)。尽管很少参加活动,我现在仍是这个教派的成员,很看重充满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象征主义的仪式,当然这仪式增加了后来的内容。一个人上下求索之后所追求的智慧仍遥不可及,这里不会有什么告诫来提醒他注意尊严,也没有任何抽象教义使心灵的神经失去感觉。“我们仅仅给你一些象征”,麦克格莱格·马瑟斯曾这样对我说,“因为我们尊重你的自由”。那时我有个令人好奇的发现,为仪式所动,我心里出现了一些计划,我要采取各种行动,我希望回爱尔兰去为公众做些工作。由于刚从秘传小组退出,我并没有什么欲望,只是为了多一点思考,多一点讨论。

那时我还学会了一种沉思冥想的形式,一种方法,这或许是对我的生活产生主要的影响的智性活动,这种影响大约持续到我40岁的时候。麦克格莱格这时已经结婚,是离伦敦不远的一家私人博物馆馆长。我的一个朋友,也是这一教派的成员,她去拜访麦克格莱格带回一个绝妙的消息。他让她将注意力固定在某个象征物之上,经过一段她无法描述的过程,她面前升起一片海滩和飞翔的海鸥。后来轮到我去拜访他。我被要求观看一个彩色几何形体,然后闭上眼睛,用心灵的眼睛再度观看。他引导我如何随那象征物的暗示让自己的幻想任意漂流。我看见一片沙漠,一个巨大的黑人在巨石中间抬起他的头和肩。就我的判断而言,此象征物的内涵不足以映出这样的结果,假如它与意念有关联,这些意念也是极细微而不能察觉的。经观察我发现这位神秘教义者的几何象征体是一个系列,根据四大元素和古人所称第十五元素及其亚属我可以把这个系列加以分类。

现在我开始自己试验,发觉许多人将注意力固定在象征物之后并不像我那样有幻想漂过,而是或部分或整个进入催眠状态。我

后来发现这种状态足以使他们产生合乎我的意愿的视像——如果我在自己的心灵之目唤出这样的象征物。我的心灵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心灵。我注意到激发、指令或者祈求的各种不同的体系更为有力，因为这诸种体系比那些彼此孤立的象征物要求更长久的注意力。我还注意到我可以在那些按我的指令出现的象征物中间偶尔找到某种我从未听到过的东西，尽管这种东西有着历史的根基，不会是毫无缘由的。我任凭心灵从形象漂到形象，这些形象开始影响我的写作，使之更有感觉、更有生气。我相信，伴随着这些形象，更深沉久远的灵魂之境终将来，而这就活在没有结果的希望中。

五

父亲把我引见给他的一个老朋友，画家兼诗人艾德文·艾利斯。他是我父亲“兄弟会”中最年轻的一个，那些60年代后期的青年画家发现自己处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世界死了，另一个无力诞生”。他已大约50岁。他的画毫无趣味，学院派的形式，不是色彩缺少魅力，就是线条没有意味，而且常常有些俗气，大大的眼睛和平常的美貌。我发现，他的心灵丧失了力量和真诚，这种丧失与其接近日常环境、接近观察到的客观事物的程度恰好一致；然而，当这个心灵游于以象征或是抽象形式表达出的诗意或是哲学的直觉中时，就变得敏锐与深邃，比我所见所闻的任何人都要迅捷、都要丰富。他有时谈到他自己说：“我是个没有数学的数学家”。他还具有巫师的敏感，在人开口之前，他总能察觉别人的想法或感觉，凭借着绝对的洞察力，他常常能说出似乎已超出对他人内心的纯粹理解的东西。

他有一个半疯的外国妻子，她的猜忌如此之强使他长期以来

如果没有她的陪同就不能走出他家窗子的视域。他总是陪我最远走到我回家必经街道拐角处的那个邮筒,说:“我不能再往前走了,我妻子要生气的”。他没有多少钱,大约每年一百,而她有几百的样子;他常常谈到一个人对比他富有的妻子的责任,间或也解释说她曾聪颖过人,但被一次高烧毁掉了。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从一位美国丈夫身边拐来的,那位美国丈夫在他们私奔后把艾利斯说成最愚蠢的唐·吉珂德式的人物。而他的第二个妻子曾守候在第一个妻子临终的病榻前。在第一次婚姻之前,他有过不少次随随便便的经历——和那些模特及城中别的女人。他的极其机智的谈话全都是有关宗教与性的。然而一旦涉及女人的品格,这是他屡次谈及的话题,他就十分明显地用他现在的妻子评判所有的女人。在他的眼中,她是个标准的女人。他如此心满意足,总是设法让人明白:在这位夏娃的造物之前,他应当别无所求才是。

他在房子的顶层有一间工作室,尽管艾利斯夫人时常说:“多么遗憾呀,艾德文不会为生活增加色彩”,他在那里也还能够有一些自己的生活。艾德文还是一名攻读艺术的学生时,吉尔克里斯特(Gilchrist)受罗赛蒂影响发表《生命》,他成了威廉·布莱克的热心研究者。^①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同样的热情。在那间工作室翻阅一本诗集时,我发现一张纸条上记着伦敦不同街区的一系列各式各样的特点,它们一一对应着人的不同官能和命运。我认出那些基本点的某些特点,我在神秘教义者那里曾听到过。于是艾利斯和我开始了四年几乎从未中断的研究,其结果就是我们对预言书

① 亚历山大·吉尔克里斯特的布莱克传记于1863年面世。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水彩画家、版画家。生前未引起足够重视,死后一百多年来声誉日渐隆盛。重要作品有诗集《诗的素描》、《天真之歌》、《经验之歌》等。

(Prophetic Books)的神秘主义哲学的解释^①。

凭着年轻人对家庭互尊互让的藐视，我成了这位上了年纪的男人的保护者。他每天都必须有大量时间用于工作，他必须得到自由以便去大英博物馆借阅书籍，如此等等。有时我几个礼拜才露面，艾利斯和我就不得不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的充气面包店(Aerated Bread Shop)那类的地方会面。艾利斯最长的一次放逐，是在他妻子忽然确信我给她施了魔咒之后——我有为脑子里想的诗句打拍子的习惯，而这对她竟如同那些象征物发挥的作用。这时我便受到原谅，还能享受涂有杏仁酱的丰美蛋糕，这既不合我的口味，也不利于消化。神志清醒的时候，这种清醒似乎伴着疲惫，她具有理解力和某种令人担忧的善意。一次在我比平常经济更为窘迫之时，收到一份未具名的礼物：两英镑，几年以后我才发现是她送的。

那四年却是对我们自身的神秘真实的连续发现。^②我们相信，他感到有神力相助，他自己就经历了各种奇异的境界而不断上升。一次，我们探究布莱克关于两性起源的理论而得不到任何结果，他放下调色板和笔，说：“我们到街上去吧，我必须来回走动一下”。转了两三圈后，他说：“如果我在房间呆得再久一点，就会进入昏睡状态，这种状态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亲属们就会知道，那样我们的合作也就完了。”傍晚时分，我又提起那个问题，谈话当中我的思路变得格外清晰。我感到很有信心。此时光线昏暗，艾利斯躺在沙发上听着。我注意到天花板上有微弱的光影摇动，意识模糊地纳闷是什么东西，这时艾利斯夫人进来了，问道：“你们为什么黑乎乎地坐着？”艾利斯说：“为什么？天黑了，我躺了下来，我想这之前我

① 《诗，象征与批评：威廉·布莱克作品集》，E. J. 艾利斯和 W. B. 叶芝编辑（伦敦，伯纳德·科里奇，1893）。

② 原文含义不明。